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魂 奴 黑

著人夫陀斯
述重昶應徐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魂 奴 黑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重述者

斯陀夫人

印發
刷行
者兼

徐應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
路

The World's Children's Literature Series
UNCLE TOM'S CABIN

By

MRS. STOWE

Retold by

Y. C. HSÜ

1st ed., Mar., 1930

Price :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著者小傳

斯陀夫人 Mrs. Stowe 是美國人，一八一二年，一月十五日生於康涅狄格洲 Connecticut 的力森飛德鎮。一八三六年嫁給斯陀教授 Calvin Ellis Stowe。她常投稿到各雜誌，並且出版了幾種給兒童讀的讀物。一八五一年，她在一份報紙名叫國家的紀元的發表她的湯姆叔的茅屋 Uncle Tom's Cabin（現譯名黑奴魂）描寫美國南部虐待黑奴的情形，教人讀了要悠然生出一個表同情於那些黑奴的心來。末了，南北美爲着放奴問題，發生了一次大戰爭，終於把所有的黑奴統統解放了，據說就是她這湯姆叔的茅屋之功。以後她還著了幾部長篇小說，如「奧亞島的珠」、「古鎮的人」、「我妻與我」等。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她在康涅狄格洲哈爾福特鎮，死於家中，享年八十四歲。



人夫陀斯著原書本

界世兒文

有一天是二月裏很冷的一天，美國合衆國聖塔啟省的P鎮中，有兩個人坐在一間客室裏。這間客室，陳設得很精美。兩人中，一個身材矮胖，面目粗俗，裝模作樣的，活現出一個卑鄙的人在世界上力爭上流的樣子；另一個，叫做舍萊勃，是這間屋的主人，他的容貌與態度，卻儼然是一個君子的模樣。他們在談生意上的事情。

舍萊勃道：『哈雷，實際上，湯姆並非一個下賤的人，他很勤勉誠實。他管理我的農場，很有規則。不論他到那裏去，都值

黑 奴 魂



他 們 在 談 生 意 上 的 事 情

得這個數目的。』

哈雷帶着很不自然的微笑說：『你的意思，是說黑奴不會有誠實的罷。』

『不，我意思是說黑奴是很誠實的。湯姆爲人極勤勉，極誠實，極靈敏。四年前，他在郊外佈道大會中奉信了宗教；我相信他真能得着教的好處的。我把一切的事情都信託他，我覺得他做甚麼事都是很公正誠實的。』

哈雷把手一揮，說道：『有些人不相信有忠實的黑奴；但是，我是相信的。我以為一個正直的黑奴能奉信宗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他平日的爲人你是可以刺探而知的。』

舍萊勃答道：『湯姆實在是一個好人。去年秋天，我差他獨自一個人到辛辛納圖去替我做一件生意，並且教他帶五百塊錢回來。他動身的時候，我對他說，『湯姆，我相信你，是因爲你是一個耶教徒，——我知道你是不會欺騙的。』末了，湯姆果然帶了五百塊錢回來。後來我聽得他在辛辛納圖時，有幾個壞人對他說，『湯姆，你爲甚麼不到加拿大去？你到了那裏，便可自由啦。』他卻說，『呀，我的主人相信我哩。』我一旦捨了湯姆，心裏是很難受的。』

舍萊勃先生嘆了一口氣，檢了一束紙出來，向桌子那一邊遞

過去。那邊的一個人，把紙看過了，將頭點了幾點，然後再從他帶來的文件當中，揀出幾張紙來，連同一枝筆，放在桌子上，推過來給舍萊勃。舍萊勃很快的在紙上簽了字，似乎覺得這是一件很可羞的事，接着把紙交還哈雷，這樣，那個忠誠的黑奴——湯姆——便和牛馬一般的出賣了。

當天，舍萊勃把這件事隻字也不提。晚上，他們關好了門，預備去睡的時候，他的妻子說：

阿搭爾：『今天下午在客室和你談了許久的那個面目可憎的人是誰呀？』

舍萊勃迴身避去燈光，露出不安的樣子，答道：『哦，他的

名字叫做哈雷。我——我和他交易一件生意哩。』

他的妻子看見他那種不安的態度，驚叫起來說：

『你的意思，不是說他是一個販奴的嗎？』

她的丈夫答道：『是的，伊米利，說起這個人，我怪難過的。近來我蝕了一大筆款子，——恐怕現在要把我們養的奴子賣去幾個來賺幾個錢哩。』

『賣給那個人麼？不行！』

『不行也要的了。我——我已經把最值錢的湯姆賣了哪。』

『湯姆！呵，阿搭爾！你怎忍心賣他？我們這個好湯姆，從小就是你一個忠實的用人！呵，阿搭爾，……！——況且你曾經答應過讓他自由哩；我們是時常這樣說的。好，現在我可不相信你的話了！但是，你爲甚麼偏要賣他？』

『因爲他比別個能賣着最高的價錢哩——並且——』

『但是，我曾經把家庭的各種義務及父母夫婦兒女之間的責

任教過他及他的家人的；現在，你只知要錢，卻教他們眼見你那麼不負責任和沒有情誼，教我的面子，如何過得去呢？你只爲着賺幾個錢，便把他的身體和靈魂賣給一個卑鄙的人，教我還敢向他們說話嗎？』

『事情已經定了，也沒有法子可以挽回啦。我欠了哈雷的債，沒有錢還他，我們只好這麼做了。哈雷一定要湯姆，因爲他是最好的一個哪。』

舍萊勃夫人站着，兩手掩住了面，哭了起來，好像被打了的一般。他的丈夫接着往下說：

『哈雷是很性急的，他想明天一早就把他帶走。明天我也要一早起身到一個遠處去，因爲我做下這件事，不好意思和湯姆見面哩。我要等把這件事忘記了才回來，最好你跟我一同去。』

舍萊勃夫人道：『不，不，這件殘忍的事，我不願有份。你喜歡去，你獨自一個人去好了，我寧願和可憐的湯姆及他的老婆留在家中。無論如何，他們至少會知道他們的女主人是可憐他們與他們共表同情的。』

第二章

黑

奴

魂

湯姆住的家，是一間木板蓋成的小屋，和他主人的住屋相近；老湯姆和他的老婆克魯伊及三個墨漆黑的小孩子就住在這間喜氣洋洋的小屋裏。那三個小孩子一個叫做摩士，一個叫做彼特，一個叫做保利。克魯伊在那間大屋中做廚娘，人人都說她烹調的本領，實在出衆哩。

在那個販子到舍萊勃家中談話的前一晚，這間木屋，正是一個滿充着快樂及幸福的家庭。克魯伊那個團團圓的、漆黑的、形狀滑稽可笑的臉，泛着一層光彩，好像用蛋白抹過了的。她在烘香噴噴的餅做晚餐。桌子上鋪着一塊白布，並且放着十數個杯碟。摩士及彼特在桌底下滾來滾去的要子。湯姆站在桌子側邊，他

是一個身體高大，胸廣肩闊，極有膂力的非洲人；皮膚黑得烏亮；看他的面目，便可知道他是一個莊重的、勤勉的、仁慈友愛的人，帶着一種舉止高尚而又謙虛的神氣。他的小主人喬治坐在他旁邊，教他寫字。喬治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發育得很好，行爲很端正，是舍萊勃先生的大兒子，和湯姆是極好的朋友。



她 是 湯 姆 的 愛 妻

第二天早晨，情形可大不同了！昨日的快樂與幸福，卻變作悲哀與悽慘。孩子們個個恐怕。克魯伊悲哀到差不多失了神。湯姆以一個教徒的樂天知命的態度，努力服從他主人的意旨。這天早晨，舍萊勃先生去後，舍萊勃夫人走到木屋裏，看見這種情形，覺得很是悽慘。她來的時候，並沒有帶着她的兒子一同來，因爲他也一早便騎着馬去訪幾個遠處的朋友，對於那個臨到他老朋友身上的惡運，一點也不知道。

舍萊勃走進木屋裏時，克魯伊一句話也沒有，只端了一張椅子過來，顯出一種粗暴及冷峻的樣子。但是，她的女主人似乎不以爲意。她面色慘白的，樣子很是憂愁。

她開始說道：『湯姆，我是來和你——』她看見這幾個悲哀的及靜悄悄的人，又停下來不說了。她用兩手捧着面，大聲的哭

着。

克魯伊也哭着道：『太太，不——不要哭呀！』一會兒，這幾個人都一齊哭起來。他們的眼淚，把一切的怨憤統統融化了。女主人與奴子都變成一家人了。

後來，舍萊勃夫人說，『我的好湯姆呀，我現在只能把眼淚給你了，只有眼淚對於你是有用處的。如果我給你錢，無非是給別人拿去罷了。現在，我在上帝面前發誓：我要隨時打探你的踪跡，並且努力的省儉，替你預備贖款，我一有錢，便要立刻把你贖回來的。湯姆，你可把這事信託上帝哩！』

這時候，忽然有人一脚把門踢開來，哈雷站在門檻上，很不耐的說：

『喂，奴才，來呵。還不曾預備好嗎？』他一眼看見舍萊勃

夫人，便立刻把帽子脫了說：『啊，馬丹，早呀！』

克魯伊把她丈夫的衣箱關了，並且把牠縛好。當她看着這個奴販的時候，她的眼淚，好像變做了火。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湯姆站起來，托着箱子很溫柔的跟着他的新主人走。她的妻子，卻抱着那個最小的兒子，其餘的兩個卻哭着跟在後面。

舍萊勃夫人走到販子身邊，同他說話，形狀極懇切。當她說話的時候，湯姆和他的家人一同向停在門口的一輛馬車走去。周圍站着一班男女，他們是來和湯姆告別的。男子們縐了眉頭瞪着哈雷，婦女們卻在哭泣。湯姆是很受這個地方的奴子愛敬的，他們對於他這次的不幸，都抱着無限的悲哀。哈雷從羣衆中走出來暴聲說：『上車去！』湯姆便爬到車上。哈雷在坐位底下抽出一
副沉重的腳鐐來，把牠加到湯姆的腳上。舍萊勃夫人在洋臺上看

見了，怒說：

『哈雷先生，你這樣的小心，是完全用不着的。』

哈雷很無禮的答道：『馬丹，不能這麼說哩；我在這裏曾經白白的不見了五百塊錢哪，我不敢再冒這個險了。』

克魯伊怒道：『你怎能將她來比他？』兩個孩子，似乎知道他們父親的命運已經定了，扯着她的裙脚，大聲的啕哭起來。

哈雷坐到車子前面，把馬韁執在手中。最後的時間到了。

湯姆說：『喬治少爺不在這裏，真是抱憾。請把我的愛，轉告喬治少爺！』他悲悽地向老地方作最後的一望。哈雷把馬一鞭，馬車便載着湯姆走了。